

# 长者往事

文/蔡新强

几年前的今天，听我的母亲说：“我的曾祖父叫蔡二宝，同村和邻村的人，都叫他是“老宝彪子”。

我的曾祖父为何得到这样的绰号呢？

听我的母亲说：“早年的曾祖父家境清贫，地无一垄，住的是破草房。一独生儿子给邻村财主扛活。他和我的曾祖母，春夏季到山上挖野菜糊口，秋冬季到山上拾柴草，我的曾祖父经常用木车推着柴草到处叫卖，卖给地主等富裕人家。

早年村与村之间，全是羊肠小路，过河也没有桥。我的曾祖父常推着一车柴草，当遇到河流就将柴草卸下来，先将木车扛到河对岸，再返回将柴草扛着过河，路过的人见到他这样便问：“你怎么不推着柴草过河？”我的曾祖父常回答：“推着柴草不好走，木车湿了会烂的。”

过了好多年，离我们村约有10公里的葛家村有了集市，他就将柴草推到集上卖。我的曾祖父在卖柴草时，人家买者出三块钱买他一车柴草，他确不卖，他对买者说：“我这车柴草不值三块钱，我只收两块钱。”时间长了，要买柴草的人，都知道我曾祖父卖的柴草最便宜，都是满集市上找我的曾祖父买柴草。

有一年，他在村西边的荒草坡上开垦了一块沙土地。春季他栽上了地瓜，秋后他将地瓜拿到集市上卖，很多买者都看好地瓜色泽红润，个头也好，都说：“出两毛钱每斤，我的曾祖父说我的地瓜虽好，但我都是卖一毛钱一斤，虽是多人要买还是一毛钱一斤。”

有一年秋季的一天，曾祖父赶集市卖完柴草，在回家的路边坑里发现一约20斤重的猪仔。曾祖父原以为是一头死猪，可细眼打量得知是一活猪。他向四周张望，不见个人影，他守候着这猪仔，在路边等了半时辰，也没有来找猪仔的，他便将猪仔绑在小推车上，穿村走户地寻找失主，直到去第三个村时才找到失主。那失主对曾祖父说：“幸亏您，这20元又回来了。我这一窝是六个猪仔，今天早晨天还没亮，我是用大板车拉着猪仔到集上，路上拖拉机轰鸣，这猪仔啥时跑的我也不知道。到了集上，还是你村的一位老哥，同我商量买我的猪，我们俩合计好，每只猪20斤，每斤按1元算，我同他说这6只猪仔你就给120元吧，可他说这不就5只猪吗？这时我一数，才知道丢了一只猪仔。心里那个上火呀！……万分感谢您呀！”

办完此事，夕阳已西下，等曾祖父回到家时已是“上灯”的时候了。曾祖母问曾祖父：“怎么今天回

来得这么晚？”曾祖父不知说啥好，支支吾吾。曾祖母跟问：“今天发财了吗？”曾祖父这回说：“发什么财，还破了个小财，我在回家的路上，车胎突然漏气了，我便急步推着车又返回集市上，花了两毛钱找人家给补好了。”

曾祖父去逝前一年的一天，他把自己一辈子攒的600元钱拿出来，对我的祖父说：“你的祖父母，早些年因病去逝，他们活着的时候，一分钱也舍不得花，买吃的盐都不舍得，一点福也未享。现在社会一天好过一天，我和你母亲岁数大了，穿也不用买啥，吃也吃不多，你从这些钱里拿出200元，送给咱村五保户蔡来桥，他无儿无女可怜呀！剩的钱你留着用。”

我听着母亲讲我家长者的往事，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，叭叭地落在地上。我从心底里可怜我的曾祖父母……我不认为我的曾祖父是傻子彪子，相反，他是一位憨厚仁义、诚实有爱心的长者，我永远怀念和敬重他。



蔡新强，文登市葛家镇西庄村人，大专学历。威海市青年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，文登区作协会员。2001年创作的文登商业宾馆之歌，被文登宣传部征订在《文登之声》歌曲选集中。同年此作品还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国企业歌曲选集《开拓者之歌》中刊载。2017年4月出版文学作品集《晨风》。



QUANU 全友家居

绿色全友 温馨世界

## 全屋定制 拎包入住

装家不用东奔西跑 全友整装一站搞定

优质品牌 特惠套餐 标准流程 专业团队

地址：文山路桥西150米（三联火锅对面）电话：8160018

## 车站

文登二中 初四十一班 黄景雯

是夜，我提着包包裹裹，在车站等候。入秋了，秋风萧瑟，一阵阵寒流袭来。尽管被人群推挤着，众人的体温却丝毫蒸不掉我心中深深的寒意。

这个车站很奇怪。只要你有一张车票，你就可以登上随便一辆车，列车每七分钟一班，停靠七分钟，再就像不回头的游子一般，开向相同的终点。

没有人知道终点在哪里，只知道，这是一段很漫长的旅程。一切都是未知的。

无意，一辆列车残喘着停在了站上，有人蜂拥而上，有人退萎不前，有人来回徘徊，但时间只会定格在七分钟，七分钟后，车门不再理会犹豫的人们，闭合了。

我看着梧桐最后挣扎着用黄叶吟着穷酸的诗，终于，寒风吹过，最后一片叶也抓不住梧桐的枝干，零落下，翻滚着，带着最后的、不死心的欲望，被飞过的列车一瞬间碾成灰烬。有的人从大门挤来，口中大喊着：“等一下”；有的人暗舒一口气，却又担心起下一个七分钟自己的去留。总之，一片混乱。

我怅然。叶的一生短暂，被碾成粉末也无人在意。也许有人已逝，可又有多少人知道，你来过？

我握着包带，在寒风中局促着，不安着，凌乱着。

“少年仔”一位老者缓步而来。尽管他脸上是着慈爱的笑，语气中渗出久违的亲切感，我却本能地将包裹抱紧。人真是可笑，明明那么渴望被关爱，得到后却警惕得像竖起羽毛的一只鸡。

他倒不在意，“少年仔，一个人？”我迟疑地点点头，这儿，谁不是孤身一人在闯荡？

他笑了笑，用充斥着硬茧的手摸摸我的头：“现在不是了。”

我愕然，他明明在笑，却那么苦涩：“我轻时跟你一样，一个人，在异地。当时我拿着票，等了几十辆车开过了也没敢上

车，怕呀！去了的人都不曾回来，去哪儿了，去多久，干什么，我都不知道。记得每次要上车时，我攥着票等着。后来，票都差点抠出个洞来。”

“我明明可以走，却因为不肯走那一步留在那儿很久，我想见见外面的太阳，吸吸外面的空气，却做不到。现在想来当时的自己怎那么傻？”

“后来醒悟了，坐上了车，结果到了终点站，当初和我起的人一个都成家立业，只有我一个人和小娃娃站在一起，像个十足的傻子。”

“终点是哪儿？”实在忍不住，打断了他，如果终点是个更令人痛苦的地方，我宁愿留在这个车站。

“终点？终点就是未来吧？”老者惨然一笑，“终点对有些人是美好的，是个让他们大施拳脚的地方。对有些人来讲，那个地方很不好，弱肉强食，残忍残酷，人们很少有同情心去帮助谁。但——”他一停，我抬头。

如果你不去，一定会后悔，”他严肃地说，“我一辈子算完了，我认为我这辈就这么没有价值地过下去，但冥冥天意，我是唯一回来的人。也许我此生最大的意义，就是点开一个和我一样的少年仔。”

花总是会败的，但能因为它会凋零，就让它永不开放吗？火总是要萎的，但能因为它会灭，就剥夺它温暖一个人的权利吗？”我惊醒。“少年仔，去吧，去过了终是不悔的。”

清晨的光挺过来，打在老者的脸上，抚摸着 he 脸上每一个皱纹。他走远，我想追去，他却已挥挥手消失在人海中。

七分钟，我登上了列车，七分钟，列车启动，一路风景倒退，一道强光袭来，我费力睁开眼——

前方未知。

那七分钟，叫七年。

那个车站，叫人生。



## 《开学第一课》观后感

文登区第二实验小学  
四年一班 张艺琳  
指导老师：王丹华

每年开学前我都观看《开学第一课》，今年也不例外。吃过晚饭我便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，终于在晚上八点，《开学第一课》如约而至。今年的《开学第一课》主题是：五星红旗，我为你自豪。节目中邀请了：95岁高龄从白公馆脱险的郭德贤老奶奶；我国第一代登山运动员贡布；海口舰原政委严冬；“嫦娥四号”总设计师孙泽洲和澳门濠江中学校长尤瑞阳等嘉宾，他们为我们深情讲述了各自与国旗的动人故事。

通过观看，我了解到：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只见屏幕上，哨声响起，解放军战士们迈着矫健的步伐一步步迈向旗杆，现场的学生们，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。此时，坐在电视机前的我看到此情此景也默默地站了起来，向国旗行注目礼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接下来出场的郭德贤老奶奶，她为大家详细地讲述了国旗的缝制过程。讲完后，主持人将一面完全与当时相同尺寸的复制红旗送到了郭奶奶手里，她当场颤抖

地打开了红旗，用手细细地抚摸着上面的图案，她双眼噙满了热泪，脸上表情复杂，这复杂里满是欣慰、喜悦、自豪，还有对白公馆战友那深深的怀念。国旗对于郭奶奶来说是信仰也是荣耀。我不禁暗想：五星红旗是革命先烈们用自己的鲜血染成的，我们伟大祖国的和平环境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。无论是郭奶奶一针一线地绣红旗，还是珠峰勇士排除万难让五星红旗在世界之巅屹立不倒，老一辈人们都在用他们的行动守护着国旗，他们的事迹，深深地鼓舞了我。

我昨天看完节目，今天当我步入校园，当那熟悉的国歌再次在我耳畔响起，当那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我眼前飘扬，我的全身立刻热血沸腾，我感到眼前这面庄严的国旗比以前更美了。

于是我暗下决心：我要像热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国旗，我要争分夺秒奋发学习，为建设更加强大的祖国尽自己的一份力，让可爱的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。